

當代文粹

(下)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再版

當代文粹（全二冊）

（每部定價銀一元四角）
（外埠酌加郵費滙費）

編輯者	汪	倜	然
出版者	世	界	書
印刷者	世	界	書

不准翻印

發行所
上海各省
世界書局

小說

有

當代文壇底最大的收穫是小說。小說方面的成績不在於品質底普遍的優美，而在於量底豐富和方面底廣闊。小說家是那樣地多，作風是那樣地各異，在現代文壇上，小說真是最興盛的了。但因為興盛之故，品質的駁雜和優劣的懸殊，就成為最刺目的現象。因此有人不免慨嘆於一般小說家之凡庸。可是，這也不盡然。小說（尤其是短篇的）在文學革命運動以後，因文體的解放和西洋文學的影響，刺戟了文學青年們底創作慾，而成為他們初試其技的媒介品，是勢所必然的事。這些試作的創作在技術與風格上未能圓熟，也是勢所不免的。所以最初的『幼稚』不足為病；那使小說底品質受挫折的不是『幼稚』而是『僵萎』。僵萎者，是剛纔萌芽生長，就生機減退，不再發育，或是以後一直那麼大小，或是就此凋萎死滅了。小說家底才情和技巧，就頗有類乎此者。他們在開始創作的時候，作品是那麼樣；過了數年，人是由無名而至於有名了，但作品還是那

麼樣。原因固然並不一定是偷懶或是才短，生活和環境都是有關係的；可是，小說底整個成績卻受影響了。對於不少的小說作家，在技術上缺少鍛鍊和『苦修』是一個致命傷。因此，雖然普通所說的『小說家』，是連實際上只寫寫隨筆雜記等的人都包括了進去的，真正寫着『小說』的『小說家』，卻到底是不像書店廣告所告訴我們的那樣多，而可以稱得起典型作品的小說似乎也祇有那麼幾篇。

經『小說』底嚴格標準看起來，小說家是並不十分多；可是，也並不少。過去的歷史和成績所告訴我們的小說作家，已經是我們在此所不勝列舉的了。就想得到的說，第一個自然是魯迅，吶喊彷徨中人生觀察底深刻，寫實功夫底尖銳，是為同時代的多數作家所不能企及的；郭沫若底塔及漂流三部曲等則在格調與技巧上都顯有西洋小說底影響，其優點即在乎此，如喀爾蔓羅姑娘實足稱為當代短篇傑作之一；張資平作小說甚多，專寫戀愛生活，富於肉的氣味；郁達夫作品亦大多如此，但感傷情調極濃，人物多極頹廢灰色；葉紹鈞底小說則大兩樣了，是用筆謹嚴而態度端莊，線下和城中寫平凡人底生活與心理，極顯經營之用心；冰心女士底超人是一部著名的作品，其中寫兒童心理的幾篇頗為真切動人；落華生底小說有濃厚的異國情調及地方色彩，描寫常美幻有詩趣，著有短篇集綴網勞蛛，空山靈雨；王統照底一葉和春雨之夜顯然都是刻意求工的作品，

但往往因過於細膩而沉悶；許欽文是個多產的作家，著有毛線襪，回家，幻象的殘象，蝴蝶等；茅盾，著有三部曲動搖幻滅追求及虹，善於表現革命轉變期的人物，心理，和背景等，是新興作家中之最傑出的；丁玲，著有在黑暗中，其中莎菲女士的日記一篇，以寫女性心理之精到見稱；王魯彥長於寫實，題材多取自農村社會；沈從文作小說極多，取材的方面甚廣，寫實的情調濃厚，寫鄉村人物寫兵士的最好，雨後中的柏子是不可多得的完美的短篇小說；許傑最初的醉人的湖風寫頹廢的生活，子卿先生寫封建社會下人物和蠢蠢思動的青年人，剿匪則是客觀的對於社會現象的考察；劉呐鷗底都市風景線以新的語句寫高速度的現代都市生活，情調底濃烈與技術底優美，在創作小說中是卓然驚人的；施蟄存底上元燈包羅幾篇很好的小說，表現了他那獨具的沖淡幽靜的風格和從容謹嚴的裁製；孫席珍底戰場上善寫戰爭及士兵生活；金石聲著有擱淺的愛，迷惘等，孫俠夫著有幻滅的青春，屈伏等，都是張資平式的小說。

魯迅

在新文學運動中，大家忙於理論戰鬥之際，默然埋頭於實際的工作，努力創作着新型的小說的，是魯迅。魯迅底創作短篇小說，從最初的「狂人日記」一直到彷徨裏所收的

，都是以新的語句嘗試着新的技巧。那樣的作品確是以前所不曾有過的；雖然有濃厚的『歐化』的地方，但那正顯出作者是很受過外國文學底影響。而且，那種冷眼的深通世故的態度，和帶着刻毒而又老練幽默的風格，在那新文學創作幼稚荒蕪的時期，恰恰是投合了飢迫的新青年們底胃口，而使他們感到又爽口又辛辣的味道。同時他那對於舊禮教的反抗，對於封建社會的寫照，對於那彷徨在大時代中的灰色人物的描畫，一方面固然表現了他本人的態度，一方面卻也表現了當時覺悟的智識份子底思想。冷眼地從容觀察，刻薄地譏諷描畫，感傷地發着嘯嘆，這是他的特色；這些特色有時是就掩過了作品在技巧上的薄弱或不完整。他的小說有短篇集吶喊，彷徨，和中篇小說阿Q正傳。

長明燈

春陰的下午，吉光屯唯一的茶館子裏的空氣又有些緊張了，人們的耳朵裏，彷彿還留着一種微細沈實的聲息——

「熄掉他罷！」

但當然並不是全屯的人們都如此。這屯上的居民是不大出行的，動一動就須查黃曆，看那上面

是否寫着「不宜出行」；倘沒有寫，出去也須先走喜神方，迎吉利。不拘禁忌地坐在茶館裏的不過幾個以豁達自居的青年人，但在蟄居人的意中卻以爲個個都是敗家子。

現在也無非就是這茶館裏的空氣有些緊張。

「還是這樣麼」？三角臉的拿起茶碗，問。

「聽說，還是這樣」，方頭說，「還是儘說『熄掉他熄掉他』。眼光也越加發閃了。見鬼！這是我們屯上的一個大害，你不要看得微細。我們倒應該想個法子來除掉他」！

「除掉他，算什麼一回事。他不過是一個……。什麼東西！造廟的時候，他的祖宗就捐過錢，現在他卻要來吹熄長明燈。這不是不肖子孫？我們上縣去，送他忤逆」！闊亭捏了拳頭，在桌上的一擊，慷慨地說。一只斜蓋着的茶碗蓋子也噫的一聲，翻了身。

「不成。要送忤逆，須是他的父母，母舅……」方頭說。

「可惜他只有一個伯父……」闊亭立刻頽唐了。

「闊亭」！方頭突然叫道。「你昨天的牌風可好」？

闊亭睜着眼看了他一會，沒有回答；胖臉的莊七光已經放開喉嚨嚷起來了——

「吹熄了燈，我們的吉光屯還成什麼吉光屯，不就完了麼？年老人不都說麼：這燈還是梁武帝

點起的，一直傳下來，沒有熄過；連長毛造反的時候也沒有熄過……。你看，嘖，那火光不是綠瑩瑩的麼？外路人經過這裏都要看一看，都稱讚……。嘖，多麼好……。他現在這麼胡鬧，什麼意思？……」

「他不是發了瘋麼？你還沒有知道」？方頭帶些藐視的神氣說。

「哼，你聰明」！莊七光的臉上就走了油。

「我想：還不是用老法子騙他一騙」，灰五嬸，本店的主人兼工人，本來是旁聽着的，看見形勢有些離了他專注的本題了，便趕忙來岔開紛爭，拉到正經事上去。

「什麼老法子」？莊七光詫異地問。

「他不是先就發過一回瘋麼，和現在一模一樣。那時他的父親還在，騙了他一騙就治好了」。

「怎麼騙？我怎麼不知道」？莊七光更其詫異地問。

「你怎麼會知道？那時你們還都是小把戲呢，單知道喝奶拉矢。便是我，那時也不這樣。你看我那時的一雙手呵，真是粉嫩粉嫩……」

「你現在還是粉嫩粉嫩……」方頭說。

「放你媽的屁」！灰五嬸怒目地笑了起來，「莫胡說了。我們講正經話。他那時也還年青哩；

他的老子也就有些瘋的。聽說：有一天他的祖父帶他進社廟去，教他拜社老爺，瘟將軍，王靈官老爺，他就害怕了，硬不拜，跑了出來，從此便有些怪。後來就像現在一樣，一見人總和他們商量吹熄正殿上的長明燈。他說熄了便再不會有蝗蟲和病痛，真是像一件天大的正事似的。大約那是邪祟附了體，怕見正路神道了。要是我們，會怕見社老爺麼？你們的茶不冷了麼？對一點熱水罷。好，他後來就自己闖進去，要去吹。他的老子又太疼愛他，不肯將他鎖起來。呵，後來不是全屯動了公憤，和他老子去吵鬧了麼？可是，沒有辦法，——幸虧我家的死鬼（二）那時還在，給想了一個法：將長明燈用厚棉被一圍，漆漆黑黑地，領他去看，說是已經吹熄了」。

「唉，這真虧他想得出」。三角臉吐一口氣，說，不勝感服之至似的。

「費什麼這樣的手腳」，闊亭憤憤地說，「這樣的東西，打死了就完了，嚇」！

「那怎麼行？」她喫驚地看着他，連忙搖手道，「那怎麼行！他的祖父不是捏過印靶子（二）的麼」？

闊亭們立刻面面相覷，覺得除了「死鬼」的妙法以外，也委實無法可想了。

「後來就好了」！她又用手背抹去一些嘴角上的白沫，更快地說，「後來全好了的！他從此也就不再走進廟門去，也不再提起什麼來，許多年。不知道怎麼這回看了賽會之後不多幾天，又

瘋了起來了。哦，同先前一模一樣。午後他就走過這裏，一定又上廟裏去了。你們和四爺商量商量去，還是再騙他一騙好。那燈不是梁五弟點起來的麼？不是說，那燈一滅，這裏就要變海，我們就都要變泥鰍麼？你們快去和四爺商量商量罷，要不……」

「我們還是先到廟前去看一看」，方頭說着，便軒昂地出了門。

闊亭和莊七光也跟着出去了。三角臉走得最後，將到門口，回過頭來說道——

「這回就記了我的賬——入他……」。

灰五嬌答應着，走到東牆下拾起一塊木炭來，就在牆上畫有一個小三角形和一串短短的細線下面，劃添了兩條線。

他們望見社廟的時候，果然一併看到了幾個人；一個正是他，兩個是閒看的，三個是孩子。但廟門卻緊緊地關着。

「好！廟門還關着」。闊亭高興地說。

他們一走近，孩子們似乎也都膽壯，圍近去了。本來對了廟門立着的他，也轉過臉來對他們看。

他也還如平常一樣，黃的方臉和藍布破大衫，只在濃眉底下的大而且長的眼睛中，略帶些異樣的光閃，看人就許多功夫不，並且總含着悲憤疑懼的神情。短的頭髮上粘着兩片稻草葉，那該是孩子暗暗地從背給他放上去的，因為他們向他頭上一看之後，就都縮了頸子，笑着將舌頭很快地一伸。

他們站定了，各人都互看着別個的臉。

「你幹什麼」？但三角臉終於走上一歩，詰問了。

「我叫老黑開門」，他低聲，溫和地說。「就因為那一盞燈必須吹熄。你看，三頭六臂的藍臉，三只眼睛，長帽，半個的頭，牛頭和豬牙齒，都應該吹熄……吹熄。吹熄，我們就不會有蝗蟲，不會有豬嘴瘟。……」

「唏唏，胡鬧」——闊亭輕蔑地笑了出來，「你吹熄了燈，蝗蟲會還要多，你就要生豬嘴瘟」——
「唏唏」——莊七光也陪着笑。

一個赤膊孩子擎起他玩弄着的葦子，對他瞄準着，將櫻桃似的小口一張，道——
「吧」！

「你還是回去罷！倘不，朱內伯伯會打斷你的骨頭！燈麼，我替你吹。你過幾天來看就知道」

。關亭大聲說。

他兩眼更發出閃閃的光來，釘一般看定關亭的眼，使關亭的眼光趕緊辟易了。

「你吹」？他嘲笑似的微笑，但接着就堅定地說，「不能！不要你們。我自己去熄，此刻去熄

」！

關亭便立刻頽唐得酒醒之後似的無力；方頭卻已站上去，慢慢地說道——

「你是一向懂事的，這一回可是太糊塗了。讓我來開導你罷，你也許能够明白。就是吹熄了燈，那些東西不是還在麼？不要這麼傻頭傻腦了，還是回去！睡覺去」！

「我知道的，熄了也還在」。他忽又現出陰鷲的笑容，但是立即收斂了，沈實地說，「然而我只能姑且這麼辦。我先來這麼辦，容易些。我就要吹熄他，自己熄」！他說着，一面就轉過身去竭力地推廟門。

「喂」！關亭生氣了，「你不是這裏的人麼？你一定要我們大家變泥猷麼？回去！你推不開的，你沒有法子開的！吹不熄的！還是回去好」！

「我不回去！我要吹熄他」也鄰

「不成！你沒法開」！

「……」

「你沒法開」！

「那麼，就用別的法子來」。他轉臉向他們一瞥，沉靜地說。

「哼，看你有什麼別的法」。

「……」

「看你有什麼別的法」！

「我放火」。

「什麼」？闊亭疑心自己沒有聽清楚。

「我放火」！

沉默像一聲清磬，搖曳着尾聲，周圍的活物都在其中凝結了。但不一會，就有幾個人交頭接耳，不一會，又都退了開去；兩三人又在略遠的地方站住了。廟後門的牆外就有莊七光的聲音喊道

「老黑呀，不對了！你廟門要關得緊！老黑呀，你聽清了麼？關得緊！我們去想了法子就來」

但他似乎並不留心別的事，只閃爍着狂熱的眼光，在地上，在空中，在人身上，迅速地搜查，彷彿像要尋火種。

方頭和闊亭在幾家的大門裏穿梭一般出入了一通之後，吉光屯全局頓然擾動了。許多人們的耳朵裏，心裏，都有了一個可怕的聲音：「放火」！但自然還有多少更深的蟄居人的耳朵裏心裏是全沒有。然而全屯的空氣也就緊張起來，凡有覺得這樣緊張的人們，都很不安，彷彿自己就要變成泥鰍，天下從此毀滅。他們自然也隱約知道毀滅的不過是吉光屯，但也覺得吉光屯似乎就是天下。

這事件的中樞，不久就湊在四爺的客廳上了。坐在首座上的是年高德劭的郭老娃，臉上已經皺得如風乾的香橙，還要用手搔着下頰上的白鬚鬚，似乎想將他們拔下。

「上半年」，他放鬆了鬍子，慢慢地說，「西頭，老富的中風，他的兒子，就說是：因為，社神不安，之故。這樣一來，將來，萬一有，什麼，鷄犬不寧，的事，就難免要到，府上……是的，都要來到府上，麻煩」。

「是麼」，四爺也搔着上唇的花白的鮎魚鬚，卻悠悠然，彷彿全不在意模樣，說，「這也是他

父親的報應呵。他自己在世的時候，不就是不相信菩薩麼？我那時就和他不合，可是一點也奈何他不得。現在，叫我還有什麼法？」

「我想，只有，一個。是的，有一個。明天，網上城去，給他在那個，那個城隍廟裏，攔一夜，是的，攔一夜，趕一趕，邪祟」。

閻亭和方頭以守護全屯的勞績，不但第一次走進這一個不易瞻仰的客廳，並且還坐在老娃之下和四爺之上，而且還有茶喝。他們跟着老娃進來，報告之後，就只是喝茶，喝乾之後，也不開口，但此時閻亭忽然發表意見了——

「這辦法太慢！他們兩個還管着呢。最要緊的是馬上怎麼辦。如果真是燒將起來……」

郭老娃嚇了一跳，下巴有些發抖。

「如果真是燒將起來……」方頭搶着說。

「那麼」，閻亭大聲道，「就糟了」！

一個黃頭髮的女孩子又來沖上茶。閻亭便不再說話，立即拿起茶來喝。渾身一抖，放下了，伸出舌尖來舐了一舐上嘴唇，揭去碗蓋噓噓地吹着。

「真是拖累煞人」——四爺將手在桌上輕輕一拍，「這種子孫，真該死呵！唉」！

「的確，該死的」。闊亭抬起頭來了，「去年，連各莊就打死一個：這種子孫。大家一口咬定，說是同時同刻，大家一齊動手，分不出打第一下的是誰，後來什麼事也沒有」。

「那又是一回事」。方頭說，「這回，他們管着呢。我們得趕緊想法子。我想……」

老娃和四爺都肅然地看着他的臉。

「我想：倒不如姑且將他關起來」。

「那倒也是一個妥當的辦法」。四爺微微地點一點頭。

「妥當」！闊亭說。

「那倒，確是，一個妥當的，辦法」。老娃說，「我們，現在，就將他，拖到府上來。府上，就趕快，收拾出，一間屋子來。還，準備着，鎖」。

「屋子？」四爺仰了臉，想了一會，說「舍間可是沒有這樣的閒房。他也說不定什麼時候纔會好……」

「就用，他，自己的……老娃說」。

「我家的六順」，四爺忽嚴肅而且悲哀地說，聲音也有些發抖了。「秋天就要娶親……。你看，他年紀這麼大了，單知道發瘋，不肯成家立業。舍弟也做了一世人，雖然也不大安分，可是香

火總歸是絕不得的……」。

「那自然」！三個人異口同音地說。

「六順生了兒子，我想第二個就可以過繼給他。但是，——別人的兒子，可以白要的麼」？

「那不能」！三個人異口同音地說。

「這一間破屋，和我不相干；六順也不在乎此。可是，將親生的孩子白白給人，做母親的怕不能就這麼鬆爽罷」？

「那自然」！三個人異口同音地說。

四爺沈默了。三個人交互看着別人的臉。

「我是天天盼望他好起來」，四爺在暫時靜穆之後，這纔緩緩地說，「可是他終不好。也不是不好，是他自己不要好。無法可想，就照這一位所說似的關起來，免得害人，出他父親的醜，也許倒還好，倒是對得起他的父親……」。

「那自然」，闊亭感動的說，「可是，房子……」

「廟裏就沒有閒房？……」四爺慢騰騰地問道。

「有」！闊亭恍然道，「有！進大門的西邊那一間就空着，又只有一個小方窗，粗木直柵的，